

儿童文学论文选

ERTONGWENXUELUNWENXUAN



责任编辑：张祖渠

封面设计：李泽衡

儿童文学论文选

全国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会
年会论文编委会 编

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975 字数：184,000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467·3 定价：1.35元

ISBN7-5414-0127-7/I·5

目 录

叶圣陶前期童话意境初探·····	李晓湘 (1)
时代·幻想·诗情——评巴金的童话创作·····	林碧珍 (9)
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论张天翼的童话 ·····	陈道林 (20)
从“受益”“爱看”浅谈张天翼童话的特色·····	刘喜庆 (32)
走自己的路——论严文井的儿童文学创作·····	浦漫汀 (43)
试论孙幼军的童话创作·····	崔 乙 (57)
从《西游记》看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传统·····	宿长胜 (69)
试谈柯岩儿童题画诗的艺术特色·····	林 飞 (80)
儿童诗的情趣浅谈·····	彭斯远 (87)
情趣盎然的儿歌——谈冬木、崇仁的儿歌·····	姜郁文 (94)
谈传统儿歌的美·····	高云鹏 (103)
儿歌首先应该是歌·····	许平辛 (112)
儿童绕口令初探·····	吴光耀 (119)
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王光东 郭太安 (126)
冰心新中国时期的儿童散文创作·····	吴继路 (135)
战士的目光 母亲般的心——论胡奇的儿童小说创作 ·····	梅 沙 (147)
《满淀荷花香》艺术特色浅探·····	邓英华 (157)
心弦上的歌——读《弓》和《喜爱长颈鹿的兄妹》	

.....	康 虹(169)
一篇反映现实生活的教育小说——评《我要和他一样》	
.....	马以念(177)
近年儿童电影刍议.....	汪天云(184)
儿童剧要有儿童特点.....	张美妮(197)
关于社会主义儿童文学教育方向性的一点思考	
.....	梅子涵(207)
美的启迪和教益——浅谈儿童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	
.....	于 涌(211)
儿童文学与儿童的情感教育.....	张 鑫(216)
谈儿童文学中的拟人化.....	曾日红(223)

叶圣陶前期童话意境初探

李 晓 湘

郑振铎曾为叶圣陶前期的童话集《稻草人》作序，说他“很喜欢读圣陶的童话”。诗人臧克家也赞道：“插进眼去，就有点入迷”。的确，一卷《稻草人》在手，蕴玉藏珠，颇耐吟味，其中真味可用四个字来拟说：意境如诗。

意境作为美学范畴，是指那些以表现（抒情）为主的艺术种类（如建筑、音乐、抒情诗、山水画等）所特有的典型形态。童话属于叙事文学类，在美学范畴上当属于再现（模拟）为主的艺术种类（如小说、戏剧等），仅仅是模拟的方式特殊些罢了。那么，童话中何来诗的意境？

这需要弄清诗的内涵。前人作诗，最讲求诗味——诗的意境，即诗歌中意与境巧妙契合而产生的无穷之味与不尽之意。童话较其他文学样式离诗更近一些。因为童话的基本特征和用以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段是幻想。童话境界，实际上是作者将寄寓着情思的意象，通过夸张、拟人等体现幻想的艺术手法再造的奇幻境界，其情思与意象的深合密契，绝不弱于一般诗中的触景生情的景中情或缘情写景的情中景。此外，象征性又使童话境界产生更多的弦外之响和韵外之致。可见，在童话中是可以造出诗境的。

但并非每个童话作者都能在童话中写出如诗的意境。幻想只是重要条件之一，而意境是侧重于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抒发的。要在童话中造成诗境，关键是要有诗的情绪即诗情。英人赫士列特

说：“诗歌是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足见诗对作者的感情素质要求特高。同时，诗情又要求作者能以诗的感受力与表现力造出表现它的境。这些恰恰是叶圣陶先生所具有与所擅长的。在他的童话中，绮美者或杏媚柳柔，或轻舟委浪；幻丽者或云月答疑，或溪鸟知琴，极是童趣盎然的妙境，又极是浓郁隽美的诗情。

“意境如诗”，确为叶圣陶童话独有的韵味。

在《小白船》这篇童话中，作者以小白船为枢纽创造了一个美妙的诗境。在小白船的停泊处，溪岸上有“微笑”的小红花和身穿“仙人衣服”的绿草，有“老是睁着两眼”的青蛙儿；溪面上有“桂黄色的”、“仿佛热带地方的睡莲”的萍花；溪水里有“成群来往，针一般地微细；独有两颗眼珠大而发光”的小鱼儿。偶尔，也有“泼刺……泼刺”的极轻的声音传入耳鼓：鱼儿们做出来的细响，更显小溪的静谧了。因为鱼儿们奏出的音乐好听极了，小红花和绿草便随乐舞了起来，小人国里的睡莲“喜得轻轻地抖动”，青蛙儿看得发呆，也“不知不觉随口唱起歌来”。终于引来了两个美丽纯洁的孩子，他们乘坐在小白船里，嬉戏、歌唱……

这真是个恬静美妙、内蕴无限生机与欢乐的小溪。作者以描绘小白船的停泊处，展现了这个童话境界中的自然环境美。

随即小白船因风行驶成了情节开展的契机，将两个孩子带到一个“无人的旷野”。其时，便有一个陌生的大人愿意送他们返回，却要他们回答三个问题：“鸟为什么要歌唱”，“花为什么芳香”，“为什么小白船是你们所乘的”。孩子们头两个回答很美妙：“要唱给爱他们的人听”，“芳香就是善，花就是善的符号”。作者借孩子的口说大自然充满爱与善，实则暗喻社会人情更应如是。风浪行舟一幕，不正表现了儿童与儿童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那种充满了善良与挚爱的人情美吗？作者借小白船的承载者之间的关系，展现了这个童话境界中的社会环境美。第三

个回答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我们纯洁，惟有小白船合配装载”。我们从“合配”二字，终于恍然作品中有着自然环境美和社会环境美的童话境界，正象征着一个充满真善美的“儿童的天真的国土”，美丽纯洁的孩子只合配生活在这样一个平和美好、友爱善良的国土。这就是叶圣陶心中的“孩提的梦”，这个梦是以小白船为梭于编织而成的。人们会从这个梦想到当时旧中国动荡、丑恶、充满仇恨与血淋淋的恶行的社会现状于纯洁可爱的孩子多么不相宜，人们应当为孩子提供怎样的生活环境，等等。所谓弦外之响，韵外之致，当在此中吧！

《梧桐子》也是写孩提的梦的，与《小白船》相较，不同处在于它的主人公和童话环境都是拟人化的。它构成意境的方式是将童话境界中的自然环境美和社会环境美交汇在一颗梧桐子的生活道路中。这颗梧桐子的童年生活很快活，是因为家乡的风光很美妙，兄弟邻里的关系很和谐。后来它外出旅行，和兄弟们中断了联系，惊恐和乡愁使他一度不能自持。最后他落到一个“和软的泥床”上，在春风春雨的爱抚下破土长成一棵美丽的梧桐树，在新居新邻那儿又找到了友谊与和谐。这颗梧桐子和谐生活的失而复得，说明美妙的景物与和谐的人情于人生是怎样的重要，有了这些，人生方为“美丽的童话的人生”。读者是能领悟这种味外之旨的。这篇童话中韵味最浓之处在描写梧桐子童年生活的那段极精彩的文字：“许多梧桐子，他们真快活呢。他们穿了碧绿的新衣，一齐站在窗沿上游戏”。这种孩子式的无忧无虑的酣嬉是何等怡然，手足之间是何等和谐！他们快活。还因为住宅妙不可言：“四面张着绿绸的幕；风来时，绿绸的幕飘飘地吹动，象个仙人的住宅”。更为惬意的是“从幕的缝里，他们可以看见深蓝的天，天空的飞鸟，仙人的衣服似的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永久笑嘻嘻的月亮，美眼流转的星，玉桥一般的银河，提灯游行的萤火虫”。如此美妙诱人的外界风光，怎能不使他们在一种朦胧的向

往中“提起小喉咙唱歌”呢？写到这里，优美的儿童情趣已是酣畅淋漓了，作者又加一笔：“那时候隔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阶下的蟋蟀也唱了”。这样的句子不待读完，一种美妙的醉意已温漾心头了。他们唱了些什么呢？那清新而缠绵的歌声中，一定蕴藏着一个孩提的梦吧。可以这样想，那颗飞出去的梧桐子的行踪如此牵动读者的心，正是由那美妙和谐的环境产生的特有魅力所致。这魅力能使一个虚拟的幻境引逗起人们的一种熟悉的感情。孩子会想：哦！这好象是我和伙伴们的乐土呢！成年人读了，则会忆起那遥远的浸润着乡情与童真的甜柔时光，找回自己那份失落了的感情。

将孩提的梦表现得无比奇幻瑰丽的童话要推《芳儿的梦》为最。芳儿为了要送一件世间“独一无二”的礼物给过生日的母亲，百思不得其物。作者抓住儿童爱母亲的特点，设计了一个最带儿童幻想特点的极为奇妙璀璨的梦境来表现这种深挚的母子之情。他让芳儿在梦中向空中的月亮和云儿发出三问。芳儿问月，月儿不答，“只是微笑”，“全身活泼泼地全对着芳儿”。芳儿问云，云儿不答。这些“穿了洁白的衣裳，衣角和带子飘起来，仿佛跳舞的女郎”的云儿们“只是拥着月亮姊姊在深蓝色的帷幕内跳舞前进”。这芳儿真有耐心，直等到月儿疲倦，“立定在中天”，云儿也“慢慢地徘徊”时，第三次向云和月发问，才获得一个微妙的启示：“月儿堆着笑脸，她的美丽的眼睛斜向旁边。云儿们从洁白宽大的衣袖里伸出手指来，指着旁边”，这旁边的便是星星，用星星编成星环是送给母亲的最好的礼物。在星环出现之前，作者极写月的妩媚和云的飘逸，固然是为表现芳儿因爱母之挚产生的耐心，我以为也是用云和月的奇美烘托芳儿爱母的情感，带着悬念去看夜空里充满神秘感又因梦幻更添一层魅力的云和月，那情思该是怎样的朦胧与瑰丽！芳儿携月飞天，抬星编环的情景简直让人惊悦而又眩迷。星环套在母亲颈上，使母亲

“象一位仙人”，芳儿也乐得“手足舞动”。最后，作者以芳儿梦醒后见到的母亲的一个“慈爱的笑”，使幻想的飞扬又归于现实的宁静。当芳儿的奇梦的余影微漾在母亲的温馨的笑唇上时，我们能不浸渍在这爱之中么？我们会想，将人世间最美好、神圣、永恒的母子之爱，用一个充满星、月、云的极神奇瑰丽的梦境来表现，这是何等的相宜！我们品尝到的至味，就在这至情与至境的妙合无垠之中吧。

《小白船》、《梧桐子》、《芳儿的梦》将孩提的梦写得如此恬静、和谐、奇瑰、欢乐，读来悦人耳目，舒人心怀。但叶圣陶不仅是一个纯情的作家，也是一个正直的作家，社会责任感不能不使他引导孩子正视现实。他又写下《鲤鱼遇险》等影射当时旧中国黑暗现实的篇章，到《祥哥的胡琴》，孩提的梦只剩下余光了。正因如此，这篇童话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显出较复杂的色相。如开篇写祥哥生活的自然环境：“一条碧清的溪旁，有一所小小的破屋。墙壁穿了，风和太阳光、月光在那里自由出进。柱子露出了，好象粗松的酥糖，因为蛇虫在那里居住，屋面铺着的稻草转成了灰白的颜色；原来的金黄给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风吹去了，给云端里的雨洗去了。那屋子的影子倒映在溪底，快乐的鱼儿们可以看见。月明的时候，影子又铺在溪面和田面，半夜醒来的鸟儿们可以看见。”

自然景物是很美的，祥哥的住宅却破旧不堪。问题在于二者不是分写，而是抑扬有致，交叉并举。于是，我们感觉祥哥的住宅仿佛不是白日里纤毫毕现的破屋的实体，而是在夜晚的月色映照下凄清却又迷朦的影子。作者爱护孩子，想给他们看真实灰暗的人生又恐作凄切之音伤了他们稚嫩的心，于是在那凄冷的破屋上罩一层用富有童趣的优美形象织成的纱，遂变凄清为一种凄迷的美。写社会环境亦如此，阔人的社会对祥哥的胡琴艺术嘲讽唾骂，作者却安排自然界的小溪、风儿、鸟儿成为祥哥的知音，用

人和大自然的和谐、温情去弥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阴冷。作者的感情也因此显得十分曲婉，以其“隐”而耐人寻味，这是因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使然吧。

《稻草人》的意境创造比《祥哥的胡琴》难度更大些，因为它标志着作者孩提的梦的彻底幻灭。作者有意识地揭去了罩在悲惨事物上的纱幕。问题在于如何创造诗境。因为仅仅叙述几桩悲惨的生活实例是无诗意可言的。《稻草人》艺术上的成功在于，作者用一种饱蘸着感情汁水的笔调，通过三桩典型事例创造了一个美的损害与毁灭的特定的凄凉情境，并交叉以自然景物的变化和见证人的哀惋的心境，极有层次地拓展出一个具有凄惋之美的诗的意境。这个意境的创造是借助童话中那个拟人形象稻草人的所见所感来完成的。

试举稻草人见到的第一件事为例。故事开始于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看守田地的稻草人因稻穗长势极好为它的女主人——一个可怜的老太太而高兴。但很快起了虫害，在一只蛾子歇脚的地方，“叶尖卷起来了，上面留着好些蛾子”。这使稻草人“心如刀割”，感到“无限的惊恐”，此时正当“星星结队归去，一切夜景都隐没”的时候。当他警告老妇人无效，眼见得“蛾子变成的肉虫到处都是了”，“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时，他“禁不住低头哭了”。

可见，稻穗的受害，稻草人的心境和自然景物的变化都是极有层次的。童话中还特别写了哭声：稻草人的三哭萦绕着病孩的哭、投河妇女的哭和老妇人的哭，更给那凄惋的意境添了哀音。这种故事的不尽之意在于能以它悲惨的情境引发读者对旧中国劳苦群众的悲剧的严肃思考，寻思产生悲剧的深广的历史根源。

从以上诸篇童话可以看出，尽管它们色泽不同，但都在本质上具备了诗的特点。能在童话中造成诗境，是因为作者有着隽永的诗情、丰盈的幻想和跃跃的童心。他的诗情与童心结合，形成

一种特殊的感受力，细腻、敏锐、准确。意象形体的纤巧，神韵的微妙，于他均能默契感应；他的诗情、童心与幻想结合，又形成一种特殊的表现力：小浮萍与小草身上的露珠，被他幻想成“小人国的睡莲”和“仙人的衣服”；天上的月与星，被他幻想成人的笑嘻嘻的面孔和流转的美目；甚至虫咬的柱子，也能被他幻想成“粗松的酥糖”。自然界的种种微妙变化，常人难说难拟，他却能因此生出无穷的妙想，用比喻、夸张、拟人、对比等艺术手段表现得精妙无比，并使这些形象在“意”的统领下产生一种综合感染的共响效果，创造出各种虚实相生、意味无穷的诗的意境。一句话，叶圣陶童话中的诗境，是他用童心、诗情、幻想酿造出来的。

叶圣陶童话的诗味，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味，他学习安徒生，重视在童话中创造诗境，但并不摒弃民族文化与民族审美趣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引进童话。表现在构思上：《芳儿的梦》中的问云问月，使人想起屈原的《天问》和李白的《把酒问月》。《梧桐子》中的乡思又依稀使人记起温庭筠的词句：“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①”。不过叶圣陶的梧桐子形象别致可爱，绝不同于那引人愁思的秋雨梧桐的凄苦形象。表现在描写手法上：《画眉鸟》中这样描写画眉鸟飞出笼看到的景色：“不知谁家的院里，杏花开得象一团火。往远处看，山腰围着淡淡的烟，好象一个刚醒的人，还在睡眼朦胧”。古典诗词中亦有“红杏枝头春意闹②”句和“烟中列岫青无数③”句。不过叶圣陶用的是合乎儿童眼光的比喻。又如《芳儿的梦》写姊弟俩月下跳绳的情态：“这时候月亮的光直射下来，天井里的一切都罩着银光……。他们跳的时候，短短的影子在地上舞动；姊

①温庭筠《更漏子》。

②宋祁《玉楼春》。

③周邦彦《玉楼春》。

姊的发散乱了，更增加了影子的美丽”。这又使人想起苏轼著名的中秋词中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句。再如《花园之外》中关于柔柳之色的一段描写：“春风来了，细细的柳丝上不知从什么地方送来些嫩黄色，定眼看去，又说不定是嫩黄色，却有些绿的意思”。古人亦有“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①”句。叶圣陶还在《小黄猫的恋爱故事》中写了一头鹅：“一头鹅儿在这一幅画图似的池面上游泳着……雪白的羽毛由碧水衬着，显出一种说不出的幽静的美”。你一定会脱口吟出骆宾王的咏鹅的名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对古典诗词的艺术借鉴，使叶圣陶童话意境产生一种典雅清丽的韵味。这种韵味由于浓浓的童趣的渗入，也能为孩子所体味并受到他们的喜爱。并且，这种韵味也是叶圣陶童话既不同于外国童话，又与本国其他童话作家的风格区分开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所谈，系“意境如诗”在本质上的原因。此外，形式上的原因在于作者用来描绘意境的语言也是诗的，读来语势舒徐委婉，音韵和谐，很有一种咏叹调的意味。他在童话中还采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叶韵和节奏明朗的章句。如《鲤鱼遇险》中的一段：“夕阳将落、微风低唱、河景如仙乡的时候；明月初上、繁星齐耀、夜景如天国的时候……”。又如《玫瑰与金鱼》中的一段：“柳枝儿飘飘，是美女郎的舞蹈。淡云儿浮浮，是小仙人的轻舟。莺儿歌唱，唱芳春的欢乐，桃花姊笑，笑芳春的温柔”。《祥哥的胡琴》中这类句子更多，形成一种回荡在全文的内在旋律，读来仿佛那依依不绝的琴韵。如吟如唱的语言，使童话中的诗味愈加浓郁。

综上所述，“意境如诗”确实代表着叶圣陶前期童话的鲜明的个性色彩。他的《稻草人》一书，对孩子和成人都是极好的馈赠。

^①姜夔《淡黄柳》。

时代·幻想·诗情

——评巴金的童话创作

林 碧 珍

左联时期，我国的革命儿童文学在党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左联的热心关怀和精心培植下，蓬勃发展起来。在这空前繁荣的儿童文学园地里，渗透了无数作家的辛勤汗水，洒下了革命先烈的殷红血迹，也留下了巴金耕耘的足迹。这个时期巴金创作了童话《长生塔》、《塔的秘密》、《隐身珠》、《能言树》等作品，一九三七年结集为《长生塔》。这些作品以强烈的时代气息，神奇的幻想与浓郁的诗情，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

任何一个杰出的作家，都不能不属于那个时代。历史表明，只有与时代休戚相关、血肉相连，合着时代的脉搏，从时代生活中吸取营养的作家，其艺术生命才会长青；只有反映时代生活，表达时代的追求和人民的情绪，作品才会不朽。别林斯基说：“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植根于占优势的时代精神中的强烈的主观动机，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高度热情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或问题的答案，它对于我们的

时代就是死的。”（《关于批评的讲话》第一篇论文，译文据《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535页）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儿童文学也不能例外。巴金的童话至今还拥有读者，显示出它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就因为他是迎着时代的风雨，站在时代的行列中去进行创作的。当时残酷的现实常常使他感到闷得透不过气来，感到“手上、脚上都戴着无形的镣铐”（《长生塔》序）。同时他也感到我们整个人民、整个民族、整个时代都戴着这有形和无形的镣铐，这样的现实使他充满了愤怒和忧郁。他希望挣脱这一镣铐，获得自由，希望自己和“那些快被现实生活闷煞的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污浊的现实生活是不能满足他这一愿望的，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梦里。他认为“梦话常常是大胆的，没有拘束的。”现实生活中不敢干、不能干的事在梦里可以干。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在梦里可以说。梦可以使作者自由驰骋，更大胆、更勇敢地控诉，更尽情地诅咒，更热烈地歌颂。他不能忘怀这些梦，“所以把它们记下来”。巴金说，“这些全是小孩的梦，我勉强称它们为童话”。由此可知，巴金是用童话这一形式，说出了要说而没有说的话，把时代的愤怒和希望在这个难得的天地里表现出来，因而时代色彩是浓郁的，作者力图反映时代精神的主观动机是强烈的。

这一时代色彩在巴金的童话里是表现得异常充分的。

作者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的专制统治。

在巴金的四篇童话里，有三篇写了皇帝、国王。作者怒不可遏地指出他们都是些穷奢极欲、专横跋扈的暴君。他们搜刮天下之财为己财，掠夺天下之美女占为己有，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被他们榨干了一切的人民，却过着寒冷饥饿的生活。他们还欲壑难填，为了长生不死，永生永世享乐，征集了成百成千的“贱民”为他们建造长生塔。为了一个人的享乐，使千千万万的人受着饥饿同疲劳的折磨，为了一个人的永生，熬尽了无数贱民的血

汗和生命，这是怎样的不公平！这些皇帝为了维持他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不服从他的话便是犯罪。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因为没有跑到宫殿附近去喊过“国王万岁”，也没有一个孩子听从国王的话，把脚踏在“贱民”的头上，欺压他们，因此在这个国王统治下，年轻的孩子们都是有罪的。总之，他们对国王不俯首贴耳，他们要帮助人、同情人、爱别人，就有罪，就要受到惩罚，就该戴镣铐、挨皮鞭、坐地牢，给夺去眼睛，被摧残致死。这是何等的专横、凶暴！作者在回忆写《能言树》的愤激心情时说过：“我发了狂似地奋笔……一边念，一边写，我在控诉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摧残青年的罪行。”巴金就通过一对年轻兄妹的遭遇，无情地揭示了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国民党蒋介石的幸福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之上的，人民永远是有罪的，而统治者永远是有“理”的，但他们是用镣铐、皮鞭来维护这个“理”，即用暴力，用野蛮，用白色恐怖、血腥镇压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的。

这些皇帝不仅骄奢淫逸、专横凶残，而且还是一些食人肉、喝人血的魔王。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所欲为，大肆屠杀无辜的老百姓，供他们食用，并制造出一套吃人的逻辑。一曰：做皇帝的不能吃猪肉，要吃人肉，因此老人、孩子、“贱民”、妃子的肉便是他的佳肴，便是他关押的鸡鸭。只要他需要，随时都可以象牲畜一样的宰杀。二曰：好人的肉和年青的肉才好吃，因此他们就该杀，就该为满足皇帝的欲望而无条件的献身。三曰：不顺从皇帝的，就有罪，无罪的都要无条件牺牲，有罪的就更无价钱可讲。总之，他统治下的任何老百姓，都是他吃的对象，他就是靠这些人将这肉肉的筵宴永远设下去。这种令人发指的凶残暴虐，简直叫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但是我们透过作者为我们勾画的看似荒诞不经的图画，却看到了真实的社会现实。在那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蒋介石

石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彻底投靠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大举进行剿杀，对人民也进行了残酷的压榨和血腥镇压。巴金面对这些鱼肉人民，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他使用童话中的皇帝暗指蒋介石，通过对皇帝残暴吃人本质的揭露，对蒋介石的滔天罪行进行了严正的声讨。时代感如此强烈，是他的许多成人作品不能比拟的。

作者也热情地赞颂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那些暴君、魔王，虽然把一批批的“贱民”的血汗榨干，把一批批的老百姓推进屠场，但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皇宫里的大臣希望皇帝长生，而老百姓却诅咒他速死；皇帝逼迫人民去修长生塔，而他们却唱着没有快乐的歌，抒发着怨愤和不满；皇帝疯狂地用杀人去禁止他们的歌唱，但歌声并没有终止过。

在《塔的秘密》里，那些建塔工人和建塔工人的后代“我”的英勇斗争精神是激动人心的。建塔工人为建塔几乎死尽。工人的血和人世间的平不激起建塔工人的强烈愤慨和复仇情绪。他们没有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把塔建得很坚固，而是在建造中，在塔的一块基石里藏了一张塔的秘密。这张塔的秘密只要在活人肚子里暖一下，取出来在塔里烧毁，塔就会倒塌，长生仙药就会失去效用。仅剩的五个修塔工人的后代都在为寻找塔的秘密而奔走、奋斗。为了塔的倒塌，为了千千万万“贱民”的血不白流，他们不畏监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不愧是建塔工人的好后代，当他知道塔的秘密已经被他吞进肚子里时，便毫不犹豫地拉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自己的胸膛，勇敢地要父亲破开他的肚皮，取出塔的秘密。充分表现了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勇于牺牲的精神。

童话是有浓厚的幻想色彩的，但是它并不能脱离生活，必须植根于现实，反映现实。《塔的秘密》这一故事虽然神奇，但是我们透过神奇的幻想色彩，却能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我们从建塔

工人和他们的后代的隐藏塔的秘密、寻找塔的秘密、并为塔的秘密而献身的一系列斗争中，看到了三十年代中国人民反抗法西斯暴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看到他们为寻求真理，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品德。这正是当时的新与旧、光明与黑暗势力的斗争，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

巴金的童话，还预示了黑暗即将崩溃，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历史发展规律。

巴金在《电椅集·代序》里曾说，我的“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许多年来我在暗夜里叫喊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我任何时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这里说的是小说，其实巴金的每一篇童话也是作者追求光明的一声呼号。那座伟大神圣、精妙无双、仿佛可以通向天堂的宝塔，还未待皇帝坐稳，就忽喇喇地倾侧，剩下一堆碎石头了。作者用父亲的嘴意味深长地说，“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敏锐地指出，凡是靠欺压人民，吮吸民脂民膏，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别人的血泪和痛苦之上的人，他的统治就正如长生塔一样立不稳，一定要垮下来。作者身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之下，却预示了这貌似强大的势力必将垮台、倒塌，是不容易的。在《隐身珠》里，作者是含着血泪，描述着穷苦教书先生的不幸遭遇的。在一个干旱的年成里，稻田都枯死了。衙门的差役仍来逼租。他们蹂躏人民，使大路上血流成河、死尸成山。可是穷苦教书先生照料难民的正义举动却被官府视为有罪，被抓起来，打得奄奄一息，丢进河里，家也被无理查抄。在危急之中，他的儿子被迫吞珠变成了蛟龙，丢下母亲一人。其实，在黑暗的旧中国，何止教书先生一家遭受这样的不幸，何止他一人蒙受这样的奇冤！人民都在受难，整个民族都蒙受着奇耻大辱。面对这样一个黑暗如漆的社会，巴金却满怀深情地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蛟龙的眼泪淹没了许多土地，它走过